



张梅溪、黄永玉、儿子黄黑蛮与沈从文在一起。

她陪伴黄永玉75年 特殊岁月里不离不弃

□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记者 曲鹏

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官微的消息：“黄永玉先生的夫人张梅溪女士，5月8日逝世于香港，享年98岁。”消息同时还附有一张黄永玉毛笔手书的讣告：“梅溪于今晨六时三十三分逝世……多年的交情，因眼前的出行限制，请原谅我们用这种方式告诉您。”

张梅溪出生于广东新会一个富裕的将军家庭，1942年与家人逃难至江西信丰，到民众教育馆工作，与黄永玉结识并结婚，1947年居香港，任教于中学，1953年全家迁居至北京，开始儿童文学创作，著有《在森林中》《好猎人》《绿色的回忆》等。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创作水墨和油画作品，在国内外各地写生作画，从事绘画创作。

黄永玉和张梅溪的爱情故事，多年来一直传为佳话。张梅溪是将军之女，相貌出众，气质不凡，从小在家庭熏陶下，受到过良好教育，酷爱文学艺术。在自传体小说《无愁河的流浪汉子》里，黄永玉这样描写梅溪：“一个广东姑娘，皮肤黑黑的，讲国语带浓重广东腔，人和和气气，穿着打扮按平常标准来说，稍微洋了一点。她有一副美妙的歌喉。”相比之下，当时十八九岁的黄永玉是刻木刻的流浪小伙，两人的恋爱遭到梅溪家人的反对。黄永玉曾在文章《音乐外行札记》中记录了这段爱情经历：“我年轻时节衣缩食，在福州仓前山百货店买了一把法国小号，逃难到哪里都带着……女朋友的家人不许她跟我来往，说：‘你嫁给他，没饭吃的时候，在街上讨饭，他吹号，你唱歌’。”

张梅溪毅然与黄永玉私奔结婚。抗战时期，黄永玉带着张梅溪四处逃难，那把见证两人恋情的小号在颠沛流离之中丢失了。后来到了香港，黄永玉在九龙的一家琴行买了一把近万元的小号以纪念那段岁月。

1953年，黄永玉听从表叔沈从文的建议，携妻儿定居北京，在中央美术学院工作。他到荣宝斋向老艺人学习木版套色水印技术，到云南创作“阿诗玛”木刻插画，还走进小兴安岭森林，在伐木工人之间体验生活，创作反映森林生活的木刻作品。

张梅溪的儿童文学《绿色的回忆》，便是根据上世纪五十年代黄永玉在小兴安岭的生活经历与见闻写就，当时人与动物的关系多为“我不防卫，你就把我吃了”。2013年这本书更名为《林中小屋》再版时，女儿黄黑妮为新书作序：“这本小书的再版又把我带回童年。我们家好比一艘载着动物的诺亚方舟，由妈妈把舵。跟妈妈一起过日子的不光是爸爸和后来添的我们俩，还分期、分段捎带着小猫大白、荷兰猪土彼得、麻鸭无事忙、小鸡玛瑙、金花鼠米米、喜鹊喳喳、猫黄老闷儿、猴伊沃、猫菲菲、变色龙克莱玛、狗基诺和绿毛龟六绒(为节省空间，

仅举其中百分之五的名字)……据说，院子里还曾经住过两只小梅花鹿，好心的邻居给它们俩喂窝头，可是它们反当不了……我还听说有只小黑熊，都从林子里带出来了，爸爸突然有事返回林中，小熊便托付别人代养，结果没留下……真是太遗憾了！”

来到北京后，黄永玉一家居住在大雅宝胡同甲二号的中央美院教师宿舍，年轻的黄永玉与张梅溪成了“孩子王”，带着教师子女们游戏、玩耍、念书、画画，孩子们亲切地叫张梅溪“梅梅妈妈”。黄永玉特别喜欢小动物，他养的大黄狗经常在邻居家偷吃口东西，打碎

个碗，张梅溪就得上门道歉：“我两个孩子从来不跟人家吵嘴打架，和邻居从来都和和气气。这个狗三天两头引起人家一大堆意见，我老得向人家赔礼道歉，真是没办法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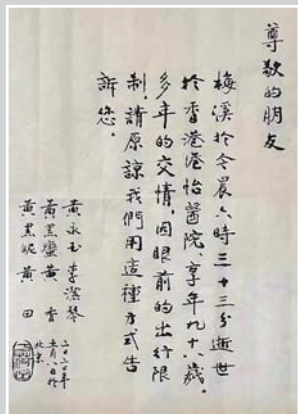
在特殊岁月里，黄永玉等艺术家被打成“反动学术权威”，一家人被赶进狭小的房子，邻居家房子挨得特别近，房间里光线很差。体弱的张梅溪受此打击，很快就病倒了。黄永玉心急如焚，请医生医治也不见好转。为了让妻子有个好心情，他灵机一动，在房间墙壁上画了一个两米多宽的大窗子，窗外是绚丽的花草，还有明晃晃的太阳，顿时满屋生辉。

1969年秋，黄永玉被送往河北某地农场改造三年。这期间，张梅溪默默地承受着诸多外来的打击，在那段艰辛的岁月里，她依然不忘帮助大雅宝胡同的老老少少。新风霞曾回忆，在黄永玉和吴祖光被隔离、批斗的日子里，新风霞根本收不到吴祖光的消息，不想有一天，张梅溪托

人送来20斤粮票，说他们两个男人在一起挨批斗，身体很好，请她放心。张梅溪还托朋友转交家信给吴祖光，不久新风霞就收到吴祖光的回信，信中有一首诗：“聚首他时回故里，万千顶礼谢梅花。”这里“梅花”就是梅溪。新风霞说：“梅溪为我冒险，她像个戏台上演的神话里的仙女，这真是过命的交情啊，我一生也不会忘记呀！”

身在农场的黄永玉为宽慰妻子，夜里窝在被窝里，打着手电筒偷偷地写下长诗《老婆呀，不要哭》：

我们的爱情，
和我们的生活一样顽强，
生活充实了爱情，
爱情考验了生活的坚贞。
让我们欣慰于心灵的朴素和善良，
我吻你，
吻你稚弱的但满是裂痕的手，
吻你静穆而勇敢的心，
吻你的永远的美丽，
因为你，
世上将流传我和孩子们幸福的故事。
时光流转，斯人已逝，这份爱情的誓言依然在回响。



黄永玉张梅溪合影以及黄永玉手写的讣告

□郑学富

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《清平乐》，以北宋为背景，在风起云涌的朝堂之事与剪不断理还乱的儿女情长之间，还原了复杂而真实的宋仁宗。剧中女主角曹丹姝喜欢戎装骑射，在外撒野。她女扮男装在应天府书院门前为范仲淹仗义执言；她胆大“妄为”，洞房花烛让夫婿李植写下和离书，只身逃离李家。她心系仁宗，远远看见赵祯后吟诵出屈原《九歌》诗句“噫将出兮东方，照吾槛兮扶桑”。后来她果然成为宋仁宗的皇后，竭力以大度的心态努力适应宋仁宗，尽力处理好与后官嫔妃的关系，和平相处。

“曹丹姝”是影视艺术的人物名字，而在历史上确有其人，她就是北宋的慈圣光献皇后曹氏(1016年-1079年)，出自声名赫赫的“真定曹氏”(今河北灵寿)，祖父是先后平定后蜀、南唐、北汉的名将曹彬；弟弟名曹佺是戏文里“身着大红官袍，腰系玉带，手持笏板”的著名八仙之一“曹国舅”。作为大宋开国武将后的嫡女，《宋史》说她“性慈俭，重稼穡，常于禁苑种谷，亲蚕，善飞帛书。”她历经宋仁宗、宋英宗、宋神宗三朝而不倒，谥号慈圣光献皇后，也算一段传奇人生。

曹皇后性情慈爱、节俭，处事谨慎又不失敢作敢为。她的祖父曹彬是北宋开国元勋曹彬，驰骋疆场，南征北战，为北宋王朝立下赫赫战功，官至枢密使。曹皇后继承了先辈英勇果敢秉性，即使身为皇后依然临危不惧。宋庆历八年(1048)闰正月的一天深夜，宫中的几个卫士作乱，穿房越舍，直趋皇帝的宫殿。宋仁宗披衣起床，想出去看看情况，被曹皇后一把拉住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曹皇后处变不惊，指挥若定，一边派人通知都知王守忠前来护驾，一边把宫中的内侍太监召集起来把守宫门。她亲手将参与战斗的太监头发剪掉一缕，日后以此为证，论功行赏。内侍们奋勇争先，与前来救驾的王守忠里应外合，迅速将叛乱平息。事后，曹皇后还特别安排，只将为首分子交刑部正法，不要株连家人。

宋仁宗却认为这场叛乱是曹皇后故意安排的，目的是为了在自己面前显示大义凛然的应变能力，不仅不感激她，反而要废掉她，改立张美人为皇后。大臣们言辞激烈，极力反对，宋仁宗又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皇后有罪，这才作罢。曹皇后虽然保住了凤冠，但始终没有得到皇帝的感激和宠爱，宋仁宗反而借机不久将张美人晋封为贵妃。

剧中张妼娣的原型是宋仁宗的张贵妃，她8岁入宫，由官人贾氏抚养长大，姿容出众，舞姿优美，深得宋仁宗的宠爱。张贵妃也因此性情骄纵，肆意张扬，成为朝廷上下名利之徒依附的对象，但是宋仁宗从不怪罪她，仍然宠着她，惯着她。张贵妃恃宠而骄，常有不遵守官廷法度的行为，处处想与曹皇后争个高低，来显示仁宗对她独一无二的爱。曹皇后宽容克己，并不计较，大臣们进谏，宋仁宗却一味袒护，张贵妃于是更加飞扬跋扈。有一次，为显示自己的威风，张贵妃异想天开，不顾礼仪，竟想打着皇后的仪仗出游。而宋仁宗不仅不劝阻，反而让她去找曹皇后借。曹皇后知道张贵妃的来意后，对她这

种明目张胆的僭越行为，不仅不生气，反而宽宏大量，非常爽快地答应借给她。张贵妃大喜过望，兴冲冲地回来告诉宋仁宗。宋仁宗没想到曹皇后如此宽容忍让，无可挑剔，反倒感觉心中不安，如果纵容张贵妃如此招摇，朝廷大臣将会议论纷纷，尤其那些言官们肯定揪住不放，自己反倒尴尬难堪，于是，他不得不约束一下，说道：“国家的文物礼仪章法，上下是有秩序的，你用皇后的仪仗出游，朝廷会非议的。”张贵妃无奈，只好放弃。

由于曹家背景显赫，曹皇后不放松外戚干政专权。在册封皇后的当天，她的叔叔曹琮上奏，辞谢皇帝的封赏：“我既然成了皇后的亲属，就不应该再受恩典了。”另一个亲戚曹仪也自请辞去军职。曹皇后检查制止曹氏家人和左右大臣、仆人的错误行为，一丝一毫不通融，宫中省中一片肃然。

曹皇后靠着这种极力的谨慎和宽容，在中宫做皇后长达29年之久。北宋嘉祐八年(1063)三月，宋英宗即位，尊曹皇后为皇太后。因英宗患病不能料理朝政，请曹太后垂帘听政，大臣有疑而不决的事情请她定夺，她会召集众人商议，而非独断专行。垂帘一年，朝政井然，英宗病愈后，立即撤帘还政，两朝交接平稳过渡。

宋英宗在位四年就病逝了，宋神宗赵顼即位后，尊曹太后为太皇太后，把太皇太后住的宫殿命名为庆寿宫。神宗对曹太后极为孝顺。

曹皇后一直反对外家男子入宫拜谒。传说八仙之一的“曹国舅”就是剧中人物曹佺，是曹皇后的弟弟。宋神宗非常器重这位国舅爷，经常和他议论朝政，咨询政事，这也使他了解到很多皇帝的想法和一些朝廷大事，退朝后无论在家里，还是和同僚，他从不谈公事，对朝政秘事闭口不言，深得皇帝赞赏。神宗几次都对祖母说应该让曹佺入宫见见面，曹太后就是不同意。元丰年间，曹国舅生病请假。病愈后进宫谢恩，神宗说：“国舅爷好久没见到太皇太后了，我给你开门去见见吧。”曹国舅深知皇宫中外姓男子严禁单独进入宫中的规矩，更深知太后对家族要求严格，便极力推辞。神宗又向祖母请求，曹太后才答应了。但是因为曹佺的堂弟曹偕也来了，曹太后把殿门关上了，不同意见面。

神宗对曹太后极为孝顺，而曹太后对神宗的重臣也颇为看重。王安石变法遭到朝中众多大臣反对，处境艰难。曹太后尽管不同意变革先朝的典章制度，却视王安石为人才，她建议神宗：“王安石的确有才干，可惜仇人太多，你若真爱惜人才，不如让他暂时离京外任。”

元丰二年(1079)，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而入狱，牵连人物众多，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。苏轼感觉在劫难逃，写下了绝命诗。此时，曹太后身患重病，她在弥留之际把宋神宗叫到病榻前，叮嘱道：“今闻轼以作诗系狱，得非仇人中伤之乎？据于诗，其过微矣。吾疾势已笃，不可以冤滥致伤中和，宜熟察之。”言辞恳切，令人动容。神宗痛哭流涕，免苏轼一死。曹太后病逝，尚在狱中的苏轼惊闻噩耗，心情悲痛，作挽词二章。其中写道：“月落风悲天雨泣，谁将椽笔写光尘。”“未报山陵国士知，绕林松柏已猗猗。一声恸哭犹无所，万死酬恩更有时。”

《清平乐》里的曹丹姝历史上是个怎样的皇后